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慈禧全传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那拉家世	(1)
一、叶赫那拉	(1)
二、官僚小姐	(15)
三、宫中贵人	(22)
四、晋升贵妃	(27)
五、赍志奇女	(38)
第二章 辛酉政变	(61)
一、激争回銮	(61)
二、兄弟嫌隙	(66)
三、八臣赞襄	(72)
四、那拉弄权	(78)
五、秘密通信	(84)
六、密谋政变	(91)
七、两宫掌权	(108)
八、不兴大狱	(112)
九、一次垂帘	(119)
第三章 调整政策	(127)
一、重用恭王	(127)
二、提拔亲信	(128)
三、连诛二臣	(131)

四、信任汉人	(138)
五、降诏求言	(141)
六、褫议政王	(146)
第四章 二次垂帘	(159)
一、赞同自强	(159)
二、诛安得海	(169)
三、纳谏停工	(173)
四、同治病逝	(185)
第五章 甲申之变	(198)
一、军机内情	(198)
二、吴氏尸谏	(201)
三、慈安病逝	(203)
四、清流兴起	(215)
五、甲申朝变	(218)
第六章 太后归政	(224)
一、造颐和园	(224)
二、慈禧训政	(226)
三、太后归政	(228)
四、党后两党	(232)
第七章 三次垂帘	(234)
一、避战求和	(234)
二、静观变法	(237)
三、政变准备	(251)
四、发动政变	(255)
五、召盛宣怀	(267)
第八章 庚子西狩	(275)

一、谋废光绪	(275)
二、策立阿哥	(279)
三、仇视洋人	(282)
四、改剿为抚	(284)
五、决意宣战	(286)
六、围攻使馆	(289)
七、仓皇西狩	(290)
八、回銮心曲	(295)
第九章 慈禧新政	(299)
一、下诏变法	(299)
二、设政务处	(302)
三、新政要点	(304)
第十章 筹备立宪	(308)
一、出洋考察	(308)
二、宣示立宪	(309)
三、官制改革	(311)
第十一章 两宫宾天	(314)
一、光绪驾崩	(314)
二、立嗣溥仪	(323)
三、慈禧崩逝	(327)

第一章 那拉家世

一、叶赫那拉

慈禧，姓叶赫那拉氏，是古代海西女真叶赫部的后裔。叶赫部和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部矛盾甚深，经几十年的争斗，努尔哈赤灭掉了叶赫。所以，在近代的笔记和小说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慈禧当政的目的是为了覆灭努尔哈赤创建的满洲，以报叶赫先祖的仇恨。据说，当叶赫被努尔哈赤消灭的当时，叶赫的先祖曾发下誓言，一定要报此弥天大恨。其中发誓人和誓词说法不一，大致有四：

其一是杨吉努（即仰家奴）说。

其二是金台石（即锦台什）说。《慈禧太后演义》道：“临刑前，金台石厉声道：‘我生前不能存叶赫，死后有知，定不使叶赫绝种。无论传下一子一女，总要报仇雪恨。’”

其三是布扬古说。《清光绪帝外传》说：“部长布扬古临歿愤言曰：‘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以此祖制宫闈不选叶赫氏。”《慈禧的一生》就采用了这种说法，只不过译成了现代汉语：“叶赫部落的首长布扬古，曾在临歿时愤愤然的发过誓，他说：‘我叶赫部落的后裔，只要留存一名女子，也必覆灭满清。’因此，努尔哈赤定下祖制，满清宫闈，绝对不准选叶赫女子。”

其四是无名英雄说。《瀛台泣血记》言：“他用着最后的一口气，在烈焰中发出极惨厉的声音来，宣布了他复仇的誓言：‘有一

天，叶赫那拉氏的子孙是一定要向努尔哈赤……清室始祖……的子孙算帐的。到那时候，他们就不能不落在我们的手掌里了。这个报应是他们一定要受到的！”这位叶赫那拉的无名英雄的誓言，从此便深深地印入了每一个满洲人的脑海里。而他们这一族的人，从此也就不能再在朝廷上占到重要的地位上了。”

以上四人，即杨吉努、金台石、布扬古和无名英雄的说法，无论是“传下一子一女”，虽存一女子”，抑或是留下“叶赫那拉的子孙”，其目的都是要覆灭满洲，报仇雪恨。既然如此，得出“祖制宫闈不选叶赫氏”的结论，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叶赫与建州的关系究竟如何，先祖是否发下了以上誓言，确实有“宫闈不选叶赫”的“祖制”吗？这些问题应该弄清楚了。

叶赫，一作也合，又作野黑。其地望，《东北边防辑要》载：“叶赫，在吉林西北四百九十里，即今叶赫驿。康熙时，原任内阁侍读图理琛著《异域录》，自叙始祖在叶赫国时，行高望重，其国主待以宾礼即此。又有叶赫山城，在叶赫城西北三里内，有子城，明于其地置镇北关，为互市处，亦称北关。”《全辽备考》记：“在开原威远堡边门东北九十里，即所谓北关也。明正统间，置塔山前卫，设指挥等职。”叶赫的所在地，据今人考证位于吉林省梨树县叶赫乡。而北关在现在开原县东北的“莲花”，是明廷与女真贸易之地，俗称北关叶赫，或简称北关。

叶赫，原姓土默特氏，本是蒙古人。后来他们灭掉了扈伦国所属的纳喇部，遂占据了他们的地盘，并改姓纳喇氏，即那拉氏。“纳兰（纳喇）者，即华言日也”。纳喇，汉语是太阳的意思。后来他们迁居叶赫河（今吉林通河，也称叶赫河）一带，故以叶赫为号。

叶赫的始祖名星根达尔汉。星根达尔汉子名席尔克明噶图。席尔克明噶图子名齐尔噶尼，明廷授为塔鲁木卫都督金事，正德初年（1506年以后）因多次盗边被斩于开原市上。正德八年（1513

年)齐尔噶尼的儿子褚孔革悔罪归顺,明廷“暂准龚其父职”。后来褚孔革多次入边抢掠,哈达酋长王忠在明廷的支持下把褚孔革执杀,夺取朝贡敕书和褚孔革所属季勒等13寨。叶赫由盛至衰。褚孔革的儿子太杵,太杵的儿子有二,长曰遑家奴(清吉努),次曰仰家奴(杨吉努)。兄弟二人筑两城。故城叫老城,老城由遑家奴居住。仰家奴住在西边的新城。叶赫开始由衰转盛,日益强大。他们同为叶赫部的酋长,明朝称他们为“二奴”。弟弟仰家奴虽然年幼,但更为英勇剽悍、足智多谋,所以又被称为“杨吉努兄弟”。努尔哈赤与叶赫的交往是从此时开始的。

叶赫与建州的交往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杨吉努被杀以前,可以称为双方和睦相处阶段。第二个时期是纳林布禄当政到古勒山大战,可以称为叶赫主动进攻阶段。第三个时期是金台石、布扬古当政到叶赫被消灭,可以称为建州主动进攻阶段。

第一个时期,双方和睦相处阶段。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建州右卫酋长王杲的儿子阿台叛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挥师直抵阿台驻地古勒寨(今辽宁新宾上夹河乡胜利村)。古勒寨设防严密,难于攻陷。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塔克世为李成梁当向导,李成梁攻下城寨,射杀阿台,而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在战斗中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悲愤异常,为报父祖仇起兵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乡旧老城),有事到叶赫寨。仰加奴提出同努尔哈赤联姻,说:“我我幼女,俟其长,当使事君。”努尔哈赤反问:“君欲结姻盟,盍以年已长者妻我?”仰加奴答道:“我虽有长女,恐未为佳偶,幼女端重,始足为君配耳。”努尔哈赤允婚。仰加奴的幼女叶赫纳喇氏,名孟古姐姐,万历三年(1575年)生,就是后来的孝慈高皇后,二十年(1592年)十月生皇八子,即皇太极。《清皇室四谱》说:“太祖常如叶赫,杨吉努器太祖,以后许焉。”说的就是仰家奴和努尔哈赤联

姻结盟的事。

遑加奴兄弟企图吞并哈达，称雄海西女真。这引起支持哈达以扼制叶赫发展的明廷的警觉。为了制服叶赫，明廷设立“市圈计”，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辽东巡抚李松一举诱杀遑家奴兄弟及其三子和部将伯虎赤等 311 人，并围歼留屯于关外的 2000 余叶赫兵，斩 1200 余级，获马 1000 匹。李成梁率军直逼叶赫城下，叶赫首领：“誓称自今宁万死，不敢复入塞”。就这样，明廷于万历十一年，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塔克世，诱杀了叶赫的“二奴”遑家奴、仰家奴。随着遑家奴兄弟的被杀，叶赫与建州的第一个时期也就结束了。

第二个时期，叶赫主动进攻阶段。叶赫和建州为什么发生矛盾，从而升级为战争？这有种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古碑说。《慈禧太后演义》：“努尔哈赤曾命工匠兴起土木，建筑一所堂殿，作为祭神的场所。正在动手的时候，忽掘起一块古碑，上面有六个大字，可惊可愕。当由工人报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端详审视，乃是‘灭建州者叶赫’六字”。第二种说法是篡位说。《瀛台泣血记》道：“有一年，突然发生了一件企图危害皇室的阴谋，它的主谋者就是叶赫那拉族的一个人。他想扩张他自己的一族权势，想用武力篡夺皇位。”第三种说法是扩张说。双方矛盾的原因是因为努尔哈赤要“尽并四邻以张大国势。”第四种说法是拒婚说。建州要灭叶赫是因为皇太极向叶赫求婚被拒绝。以上几种说法，哪一种比较接近事实呢？笔者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附合实际，但“张大国势”不仅是努尔哈赤，叶赫也是这样的。并且首先采取进攻态势的就是叶赫。

遑家奴兄弟被杀后，遑家奴的儿子布寨，布寨的儿子布扬古；仰家奴的儿子纳林布禄和金台石，相继成为叶赫部的酋长。其中纳林布禄在海西女真四部，即叶赫、哈达、辉发、乌拉中是一位著名

的首领。纳林布禄、布寨兄弟欲图吞并哈达，统一海西女真，进而攻取建州，虏掠明边。在对待努尔哈赤方面，他们采取了三个步骤。其基本策略是先礼后兵，先外交后军事。

第一步，用联姻的方式加以笼络。努尔哈赤起兵以来，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十七年（1589年），用了六年多的时间，相继征服了建州的苏克素护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等五部。又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月，兼并了长白山的鸭绿江部。自此，建州女真的大部分被统一起来了。努尔哈赤的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引起了海西女真四部，尤其是其中最强大的叶赫的不满。纳林布禄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九月把自己14岁的妹妹纳喇氏送给努尔哈赤为妻，实践了仰家奴先前的诺言。纳林布禄想用联姻结盟的方式笼络努尔哈赤，并以此扼止其扩张的雄心。但努尔哈赤不为所阻，仍然我行我素。

第二步，用外交的手段进行恫吓。联姻不能解决问题，纳林布禄便想用外交手段恐吓努尔哈赤，使其就范。这里又斗了两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是叶赫要求建州给他一块领土。万历十九年（1591年），纳林布禄遣使至建州，威胁努尔哈赤道：“乌拉、哈达、佣赫、辉发、满洲，言语相通，势同一国，岂有五主分建之理？今所有国土，尔多我寡，盖将额尔敏、扎库木二地以一与我！”努尔哈赤岂是好惹的，他答道：“我乃满洲，尔乃扈伦；尔国虽大，我岂肯取？我国即广，尔岂得分？且土地非牛马比，岂可割裂分给？尔等皆执政之臣，不能各谏尔主，奈何臚颜来告耶！”叶赫的使臣没有达到目的，灰溜溜地回去了。

第二个回合是三部联合逼迫努尔哈赤让出一部分领土。纳林布禄感到叶赫一部势孤力单，便召集叶赫、哈达、辉发三部贝勒会议，议定共同遣使至建州。叶赫部派尼喀里、图尔德，哈达部派岱

穆布，辉发部派阿拉敏比，四位使臣到达费阿拉城。努尔哈赤以礼相迎，置酒款待。酒酣耳热之际，纳林布禄的使臣首先发难：“我主有言，欲相告，恐触怒见责，奈何？”努尔哈赤答：“尔不过述尔主之言耳！所言善，吾听之；如出恶言，吾亦遣人于汝主前，以恶言报之。吾岂尔责乎？”图尔德口出狂言道：“我主云：‘欲分尔地，尔不欲；欲令尔归附，尔又不从。倘两国兴兵，我能入尔境，尔安能蹈我地耶！’”听到这种挑衅性的侮辱语言，努尔哈赤勃然大怒，抽出佩刀，砍断了眼前的桌子，直斥道：“尔叶赫诸舅，何尝亲临阵前，马首相交，破胄裂甲，经一大战耶！昔哈达国孟格布禄、戴善，自相扰乱，故尔等得以掩袭之。何视我若彼之易也？况尔地岂尽设关隘，吾视蹈尔地如入无人境，昼即不来，夜亦可往，尔其奈我何？昔吾以先人之故，问罪于明，明归我丧，遣我敕书、马匹，寻又授我左都督敕书，已而又责龙虎将军大敕，岁输金币。汝父见杀于明，曾未得收其骸骨。徒肆大言于我，何为也？”这段话说得有理有据、有声有色，卫护了建州的尊严，斥痛了叶赫的短处，也表明了努尔哈赤是胸有全局、知己知彼的。几位使臣岂能吓住久惯战阵的努尔哈赤？言罢，努尔哈赤令人作书，派遣使臣阿林察持书前往叶赫，命其当纳林布禄的面念诵此书，以示其威。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了。纳林布禄的外交手段的恫吓并没有奏效。这两个回合以叶赫的被挫收场。

第三步，用军事的行动强行占领。纳林布禄并不甘心，在联姻笼络和外交恫吓遭挫后，他便想诉诸武力，企图用军事行动逼迫努尔哈赤就范。这里他也采取两个步骤，一是武力试探，二是大举进攻。

武力试探是派兵劫寨。先是长白山所属朱舍里、讷殷二部偷袭努尔哈赤所属东界洞寨。以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叶赫会同哈达、乌拉、辉发四部兵力，袭劫建州户布察寨。此次劫

寨，以努尔哈赤反击哈达部的富尔佳齐寨大告全胜而结束。

大举进攻是九部联军联合进击建州。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以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为首，纠合哈达、乌拉、辉发、朱舍里、纳殷、科尔沁、锡伯、封尔寨，共为九部，合兵三万，兵分三路，向建州苏克素浒河的古勒山挺进。面对九部联军，努尔哈赤祭拜天地：“皇天后土，上下神祇，努尔哈赤与叶赫，本无衅端，守境安居，彼来构怨，纠合兵众，侵袭无辜，天其鉴之。”从中可见，建州与叶赫积怨之深。古勒山之役，努尔哈赤又获全胜，斩杀4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铠甲1000副。在战斗中，布寨被建州兵士武谈斩杀。纳林布禄见其兄被杀，昏倒在地，被救回后，不久便抑郁死去。战后，“北关请卜酋(布寨)尸，奴酋(努尔哈赤)割其半归之。于是北关遂与奴酋为不共戴天之仇”。努尔哈赤把布寨的尸体割一半归还给叶赫，这也未免太不人道了。但这也正说明了他们之间的仇恨之深。

第三个时期，建州主动进攻阶段。古勒山大战之后，努尔哈赤采取主动出击战术。战后，布寨之子布扬古，纳林布禄之弟金台石继为贝勒。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布扬古表示愿将其妹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将其女嫁给努尔哈赤之次子代善为妻。叶赫欲以婚盟取悦于努尔哈赤，双方关系有所改善。但不久，纳林布禄又将金台石许给代善的女儿转嫁给蒙古喀尔喀部贝勒介寨，盟约遭到了破坏。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九月，努尔哈赤因孝慈高皇后病危，特遣使至叶赫迎接岳母，纳林布禄不允，只派了孝慈高皇后乳母的丈夫南太前往探视。努尔哈赤气愤地对南太说：“汝叶赫诸舅，无故掠我户布寨寨，又率九姓之国，合兵攻我。汝叶赫、哈达、乌喇、辉发四国，因起兵开衅，自服厥辜，刑马歃血，祭天盟誓，愿联姻通好。汝叶赫背盟，将许我国之女，悉嫁蒙古。今我国妃病笃，欲与母诀，又不许。是终绝我好也。汝如此，两国

已复相仇，我将问罪汝邦，城汝地，不汝讳也。”孝慈高皇后不久便病逝了，努尔哈赤怀着极大的悲恸，“丧殓祭享，仪物悉如礼，不饮酒茹荤者逾月。越三载，始葬尼雅满山冈”。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正月，努尔哈赤出兵攻叶赫，拿下二城、七寨，俘获2000余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消灭乌拉，乌拉贝勒布占泰逃往叶赫。努尔哈赤多次索取，叶赫置之不理。九月，努尔哈赤率兵四万攻叶赫，攻下大小城寨19处，全胜而还。

努尔哈赤先后灭掉了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叶赫势孤力单，向明廷求援，明廷遣使令努尔哈赤“自今以后，勿侵叶赫”。并派游击马时楠、周大岐“率练习火器者千人，守卫叶赫二城”。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六月，叶赫贝勒布扬古将19年前许婚给努尔哈赤的妹妹，又转嫁给蒙古，引起努尔哈赤的极大不满。这就是著名的“叶赫老女事件”。叶赫老女是布寨之女、布扬古之妹。吉勒山大战后的第五年，海西女真四部共同遣使建州，愿以贝勒布扬古之妹嫁给努尔哈赤，以金台石之女嫁给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努尔哈赤遂杀牛宰马，置酒盛血，与四部“歃血会誓”。但不久，纳林布禄即背盟违誓，将金台石之女嫁给喀尔喀部贝勒斋赛。又将布扬古之妹许给哈达贝勒蒙格布禄。万历二十七年哈达亡后，又改许辉发贝勒拜音达礼。万历三十五年辉发亡后，又许给乌拉贝勒布占泰。四十一年乌拉亡，布扬古又将其嫁给蒙古喀尔喀部贝勒巴哈达尔汉之子莽古尔岱台吉。她15岁许聘，33岁仍未嫁出，成为“老女”。“老女”本来是英姿国色，然而红颜薄命，命运多舛，五次许聘，最后嫁给蒙古，一年而亡。“叶赫老女事件”成为努尔哈赤讨明的“七大恨”之一。可见此一事件对努尔哈赤刺激之大、污辱之深。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即汗位，称覆

育列国英明可汗，后官书译为皇帝，国号曰金，建元天命，以此年为天命元年。

努尔哈赤感到灭叶赫的最大阻力是明廷，欲灭叶赫必须打击明廷的有生力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告天，与明宣战：

“四有十三日，壬寅，巳时，八固山十万兵征明国，作书告天曰：

吾父、吾祖，于明帝边境，不折其草，不扰其土，而彼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吾父、祖，此一恨也。虽杀我父、祖，吾仍欲修好，曾勒誓于碑曰：无论尼堪、女真，若越帝境，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誓言，明国背之，遣兵出边，护卫叶赫，此二恨也。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明国人出边，入女真之地侵夺，我以誓言杀其出边之人，彼不顾前誓，责我擅杀，拘我往广宁叩谒之使者刚古里、方吉纳，系以铁索，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三恨也。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致使吾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四恨也。将吾数代看守帝边居于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之女真所种四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五恨也。听取边外天谴之叶赫所言，备书恶言，遣人对吾施以种种侮辱，此六恨也。哈达助叶赫，两次来兵侵吾，吾报之往征，天将哈达赐吾，而天赐之后，明帝又助哈达，挟令吾必送还原处，叶赫将吾所遣之哈达掳掠数次。夫天下各国互相征伐，天谴之人败而亡，天是之人胜而存，岂有使死于锋刃者更生既得之俘获复还之理乎！……先因呼伦部会兵侵吾，吾始兴兵，天谴呼伦而祐我。明国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判断，

此七恨也。明国对吾欺凌羞辱甚多，实难忍受，故以此七大恨兴兵。祝毕拜天焚表。”

七大恨中，有四条是与叶赫有关的。第二恨中说明廷“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四恨中说明廷“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致使吾已聘之女转嫁蒙古”，第六恨中说明廷支持叶赫“遣人对吾施以种种侮辱”，第七恨中说“明国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明廷支持叶赫的极度的不满，也表明了建州和叶赫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天命三年(1618年)九月，在明经略杨镐的授意下，金台石的儿子德尔格勒率兵进犯努尔哈赤的后金，俘407人，斩84级。四年(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采取报复行动，克叶赫大小屯寨20余。

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明廷派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分为四路，西路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南路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北路开原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东路宽奠路以总兵官刘挺为主将，各路兵总共10万余人，号称47万人，向后金杀来。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认定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原则，获得了萨尔浒大捷。这次战役，叶赫也出兵参战，至开原中固城，听说明兵已败，慌忙撤退。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努尔哈赤率八旗军4万人攻开原，开原陷。七月攻下铁岭。正当努尔哈赤乘胜前进之时，明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兼程来到辽阳，努尔哈赤进取辽沈计划受挫。此时，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及李永芳等，研究作战方略。据熊廷弼捕获的后金的间谍贾朝辅的供词，可知当时的会议情况，供词称：

“本月初十日，降主会集诸部各头目及李永芳等，问

此番攻取何先？或曰当先辽阳，倾其根本；或曰当先沈阳，溃其藩篱；或曰熊廷弼已到，彼必有备，当先北关，去其内患。降主曰：“辽已败坏至此，熊一人虽好，如何急忙整顿兵马得来！”李永芳曰：“凡事只在一人，如熊一人好，事事都好。”降主曰：“说得是。我意亦欲先取北关，免我内顾；将来好用全力去攻辽、沈””

这里的降主，指努尔哈赤；北关，指叶赫。努尔哈赤早已灭掉了扈伦四部的哈达、辉发、乌拉，只剩叶赫。叶赫与明廷对后金形成夹山之势，使后金腹背受敌。为消除叶赫这个心腹之患，也为了集聚更加强有力的力量迎击来势汹汹的熊廷弼，努尔哈赤制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即北取叶赫，西抚蒙古，集聚力量，进兵辽沈。

天命四年(1619年)八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征叶赫。努尔哈赤发下誓言道：“此举如不克平叶赫，吾必不反国也！”后金军勇猛冲杀，冲至叶赫城下，金台石被围不降，说：“吾非明兵比，等丈夫也。肯束手降乎？宁战而死耳。”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城墙倒塌，攻入城内。努尔哈赤命令军队“毋妄杀”、“令降者免死”，城民投降。金台石携妻及幼子登上八角楼，努尔哈赤命他投降。金台石求见其甥皇太极。当时皇太极正在进攻西城，努尔哈赤答应了金台石的要求，命皇太极从攻西城的前沿撤下来见其舅父金台石。皇太极劝金台石投降，金台石不相信他面前是真的皇太极，说：“观汝辈辞色，特诱我下杀我耳。我石城铁门既为汝破，纵再战，安能胜？特我祖父世分土于斯，我生于斯，长于斯，则死于斯可已。”拒绝投降。金台石又想见他的儿子德尔格勒，德尔格勒来了，金台石仍不降。皇太极要杀德尔格勒，努尔哈赤制止说：“子招父降而不从，父之罪也；父当诛，勿杀其子。”并把自己吃的东西，让皇太极和德尔格勒共同吃，对皇太极说：“尔兄也，善遇之！”金台石的妻和幼

子下楼投降，金台石纵火烧毁了屋宇，并对皇太极说：“大丈夫岂肯受制于人乎？吾甥庶念汝母及诸舅氏骨肉至戚，第全吾子孙足矣。吾誓不生也！”金台石被俘，努尔哈赤命将他“缢杀”。

布扬古闻听东城陷，与其弟布尔杭古派遣使者，请求大贝勒褚英发誓免其死。褚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以刀划酒，发誓只要投降定可免死，饮一半酒，另一半送给布扬古、布尔杭古饮，于是他们二人投降了。但是，“见太祖，布扬古以一膝跪，不拜而起。太祖取金卮授之，布扬古复以一膝跪，酒不竟饮，不拜而起。太祖命大贝勒引去，以其怙（duì，怨恨）也，即夕亦缢杀之”。努尔哈赤从布扬古的桀傲不驯的态度中看出了他的潜在的危險，因而自食前言，而处死了布扬古。然而，对布尔杭古却实践了诺言，饶恕了他。

至此，努尔哈赤灭掉了叶赫。《清光绪帝外传》记：“天命朝，大兵定叶赫，颇行威戮，男丁罕免者。”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努尔哈赤对待叶赫降民是讲政策的：“父子兄弟不分，亲戚不离，原封不动地带来了。不动女人穿着的衣襟，不夺男子带的弓箭，各家的财物，由各主收拾保存。”他们被迁徙至建州，入籍编旗，成为努尔哈赤的臣民。

从以上的历史事实可见，杨吉努（仰家奴）、金台石或布扬古，有的在死前没有讲话的记载，有的即或有讲话的记载，但也没有报仇雪恨的内容，更没有“虽存一女子”也要覆灭满洲的记录。所以，广为流传的清朝“祖制宫闈不选叶赫氏”的说法就毫无根据了。

其实，纳喇氏（那拉氏），是满洲贵族八大世家之一。关于八大世家，说法不甚一致。光绪进士继昌认为：“满洲世族以八大家为最贵：一瓜尔佳氏，直义公费英东之后；一钮祜禄氏，宏毅公额亦都之后；一纳喇氏，叶赫贝勒锦台什（即金台石）之后，一栋鄂氏，温顺公何和哩之后，一马佳氏，文襄公图海之后，一伊尔根觉罗氏，敏壮公安费古之后，一辉发氏，文清公阿兰泰之后。”清末户部郎中崇彝

则说：“满洲八大姓，为钮祜禄氏（绎姓郎）、瓜尔佳氏（关）、舒穆鲁氏（舒）、那拉氏（分叶赫、辉发二那拉，其初皆地名）、完颜氏（王，或有姓金者）、富察氏（付）、费莫氏（费）、马佳氏（马）、章佳氏，实为九姓。然费莫、马佳二姓乃一族也。”满洲八大世家尽管说法不同，但都有纳喇氏（那拉氏），且都有叶赫那拉氏，前者更说明为锦台什（金台石）之后。这就表明虽然叶赫被灭掉，但做为满洲贵族的重要的一支，它在清朝始终享有崇要的地位。

不仅如此，叶赫的后代子孙在清朝有许多位居显要。金台石的儿子德尔格勒，授佐领，予三等男爵。德尔格勒之弟尼雅哈，授佐领，予骑都尉世职。孙子南楚，任护军统领，袭三等男爵。南楚虽以罪夺爵，但以其弟索尔和袭爵位，以后升至二等男。尼雅哈的儿子明珠，由侍卫授銮仪卫治仪正，迁内务府郎中，后擢升为内务府总管，再授弘文院学士，又历任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诏重修《太祖、太宗实录》及编纂《三朝圣训》、《政治典训》、《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一统志》、《明史》，都以明珠为总裁官。后两朝实录告成，加太子太傅，晋太子太师。南楚的儿子穆占，初任侍卫，兼佐领，后升前锋参领，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任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以后授都统品级，佩征南将军印，率兵征湖南。平云南后，授正黄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明珠子揆叙，初任佐领，由二等待卫特授翰林院侍读，后充日讲起居注官，历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布扬古的弟弟布尔杭古授三等副将，封三等男爵，儿子葛巴库，加至一等男爵。诸孔颖，任副都统、议政大臣。孙子音图，任吉林乌拉将军。富拉塔，任刑部尚书。侄孙禅岱，任吏部侍郎兼佐领。阿什达尔汉，是金台石的族弟，皇太极的舅舅。授一等轻车都尉，典领外藩事务，授都察院承政，晋三等男，世袭。他的儿子席达礼，任理藩院侍郎，赠太子少保。冷僧机，叶赫部长金台